

孟子欄外書

番外書冊

					和書門
			二四五二〇	號	類
	二架	六六函			
二冊					

庫	文	閣	內	
九	二四五二〇			和書
函				
一	二〇			
七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520
冊數	2 (2)
函號	191 216

坤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外書下帙

離婁上

離婁章

三不以之以做假字者

堯舜之道道字當如聖字者

聖人既竭目力為首節離婁公輸師曠是容堯舜

是主此節忽奪離婁公輸之規矩典師曠之六律

並歸之於聖作皆是仁政之用蓋抽容內事移之

主內以見聖人非離婁諸人可比然仍是容至既

離婁上

一齋居士稿本

淺草文庫

竭心思焉已下正是主中之主
繼之謂竭耳目心思之極接續有此制作出來
為高之丘陵為下之川沢不拘增築丘陵以為城
郭浚疏川沢以為溝池之類謂九為高者皆襲丘
陵之象為下者皆襲川沢之象曰去者襲其自然
之象不必指實此數句蓋古語礼器亦有之曰作
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曰丘
陵為下必曰川沢語意亦可見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滿朝不信其道百工亦不

信其度也工只是工人非百官

兩猶沓：前猶：其語也後猶：其意也

非先王之道之非與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之非同宜與上兩無字對者

三謂之上當補反字者責難於君不似恭遜陳善
閉邪不似敬謹而其心誠一出於恭敬故我乃謂
之恭敬吾君不能只是不責難何曾賊君而其心
則恣然置君於度外故我乃謂之賊

規矩章

欲為君四句須做兩層兩折者欲字極重欲而
盡而法方見不得已之勢蔡虛齋張太嶽並讀為
二句欲字連帶着盡字陸稼書亦從之恐失
幽厲惡謚依注蓋通管彙典不甚陸稼書亦如是
說余則謂身弑國亡的指桀紂身危國削名呼幽
厲耳本文不舉桀紂蓋以下文引詩殷鑑夏后直
是桀紂也

三代章

西東周猶西東漢西周則幽厲亡之故曰其失天

下也以不仁孔子亦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乎王
東遷之始王魯隱當其時故春秋托始於此其意
可見

強酒強自勸也周官司諫強之道藝注強猶勸

人有章

家之本在身孟子登明在就恒言上探本摯箇身
字未示人不重言之有序上

為政章

不得眾於巨室梓材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示

典此表裏

天下章

裸將周官天官小宰裸將之事注將送也裸將送
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

孔子曰是引孔子語耳不必為孔子因讀詩而有
此語國君二句孟子承而執之

不以仁不以濯以字並做用字盧未人曰濯在執
熱之先不是熱熱而後以濯

不仁章

自侮句極重毀典伐皆自侮內事觀然後而後之
輕重可見

天作孽及活字說並見公孫丑篇

桀紂章

典之聚之典是賜典聚是積聚不必執為如聚歛
然至吳氏程泥注意直訓典字為為字殊失

七年之病喻後前所為不仁國勢幾斃三年之艾
喻及今改國唯有一生路可以回積弊又病七年
見好仁之已晚艾三年見求仁之不易此意亦插

在裏面

自暴章

吾身字重正見人同有此性同有此軀殼必無不能為之理

道在章

道在再此章與良知良能章互相發道在再即良知也事在易即良能也親其親長其長即所謂仁義達之天下也

居下章

獲於上為上所得也與不得於君則熱中之得字同

明乎善即格物致知之事即思誠之功也但所謂格致必如姚江所發明而為得

伯夷章

作屬文王與屬伯夷

未字疑分字音通孟子所讀古記蓋旧作未字遂襲而不改耳

善養老者之者屬文王勿誤為老者

求也章

求也三句蓋亦孔子語以其為叙事故不必標孔子

鳴鼓而攻之蓋借軍旅詞言麾之門牆外之意勿依論語為師嚴友親者

况於二字蒙到盈城

任土地只是任土地之宜為聚斂計耳注使任耕稼之責稍失蔡虛齋曰冉求所坐便是辟草萊任土地一科矣此說是也

淳于章

援之以道二中自有權但與子援之權不同其有不同處即亦權之稱輕重死此意不可不知

公孫章

反字重者所以愛其子者乃皆所以夷之故曰反夷

夫子教我二句寫出其子意中怨懟之狀如此不必口語故不着曰字可見

事孰章

事親守身其實一也親子本枝同幹守身即守親也孟子雖初分為兩項而遂歸諸一其意可見

人不章

人謂百官有司不足與適謂其邪正不足過適注

稍迂

毛本注疏間字上有與字

格守兼感格小注朱子後說為是

有不章

求全只是脩己求完全非求免於毀

而有字見多少感慨意

餘姚謂較譽久之亦自見未有終能掩其實者王
通以無辨止較良是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
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
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修己
而平物也

人之章

黃葵峰謂天下事不容以易言也人往往輕易於
言者以無身任之責耳若身任其責則知其為之

難此說是

注豈亦亦字蓋對後篇言人之不善章言

患在章

人之患不獨好為講學之師凡欲上人指導之心皆是

好為人師不是好念頭乎而孟子謂之患者何蓋以有此念頭則不能為人師也學者所師在聖人聖人舍已後人察迹言詢藟莩不以一毫聞見知識先人其不好為人師也如此是以能為人師者

如常人則恒挾知識誇聞見自廣以挾人唯好教人而不好受教其好為人師也如此是以竟不能為人師所以孟子謂之患

樂正章

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本意在責樂正子失後之罪故姑就不早見長者一事為此苛刻之言以讓之蓋欲其察識其本意也

舍館舖啜同一念頭見畢竟急於奉養不急於長者

舖吸內包衣服宮室凡奉養物件皆在
以字指學古之道言以是為舖吸之資

仁之章

知新日錄載姚蘇諸說皆是須就參攷

離婁下

舜生章

東夷西夷只是夷狄與行乎中國句對照不必為
聖人諱釋為夷服之地大連少連善居喪東夷之
子也亦冰夷服

若合符節陸象山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
亦莫不同也陸子此語正與孟子之言吻合
若合符節是虛說其揆一也是實說言聖人所揆
度同歸於道故其合若符節然

子產章

烏得人之而濟之正意言人民之衆畢竟濟不得
未說到國中之水當涉者衆但為餘意在裏面亦

不妨

告齊章

此章孟子深言較施之道使齊王豫懼自及其激切不諱如此亦即見孟子恭敬忠厚之意

周書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意亦與此章同言君臣義合其感應自如此耳非教人臣以當如此也

搏執搏薄故反与捕同

無罪章

大旨重諫懼人君違不重人臣見幾違而則字見

勢之必然而可以字見幾之當然

君仁章

此章與上篇無異義耳

非礼章

非礼之礼非義之義謂世俗習以為礼義而實非礼義也

中也章

樂有賢父兄樂當讀為去声言喜好而倚賴之也
不能只是不足字

言人章

注此亦亦字蓋對前篇人之易其言章言
陸象山曰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
人之不善彼將曰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之將何
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案此說似文意不當姑
存異

不失章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孩提知愛知敬是也此是良
知是純乎其天天所命於人之本色也大人不過

從此本色而充養之自來不曾損傷保完得此純
天之本體故曰不失謂得於天者無所失也完其
初也不特亡之也到無所不知不能致此良知而
已矣徐岩泉云

養性章

養生固大事不如送死之最為大事也勿以辭害
意

君子章

造之造道也道之辭也以道之道道之用也所謂

工夫本躰本躰工夫非有二也自得之自是自已
非自然與中庸無入而不自得之自得同但其功
則必得之於潛心積慮實踐躰究之餘非可頓情
非可助長所謂深造者是也外注程子得之

博學章

二說字只是講明辨執意不必做向人說道
博學詳說是工夫說約是主意

言無章

將甚言蔽賢之不祥故以言無實不祥引起猶將

言送死之大事故以養生之不足大事引起注前
說是

徐子章

亟與極通猶言極口嘆賞

有本無本泛指凡事為是若曰原泉固有本而凡
事有本者皆如水也溝澮固無本而凡事無本
者皆如水也未既多講本字專貼水稍在七八
月句上須補如字着不然末句以故字接似鶴突
聲聞過情只是舉示無本中一件耳不必討出徐

子有躡等干譽之病

人之章

禽獸昏而人明禽獸塞而人通所爭只些子耳通明之本弊即所謂良知而聖人明察亦非他只是良知天光煥發洞徹處即是

禹惡章

惡音酒而好善言易溺者莫如酒難容者莫如言唯禹及嗜音酒之心以嗜善言其嗜好之篤可知音酒善言相形說重善言上不重音酒上猶言好

德如好色之意注國策曰信

望道而未之見而如字不必讀為如陽明見齋說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巴据此似亦如字讀

文王之德純而不已与道為一而其心如望道而未之見即是其與道為一處望道字是我与道猶為二當將如字意補在望字上者方可依注望道下着如字却覺未透望是渴望之望

泄之漏也不必訓為狎不泄不忘只是全幹洞徹
如此譬如潮水上未濟洶浦淑一時并到却京山
引蘇洵
其有不合者其字直指四事蒙引云四事之外如
忠質文異尚子丑寅之迭建貞助徹之異賦之類
恐不然

王者章

詩亡王者不巡狩列國無復陳詩故曰詩亡非秦
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若謂平王時降雅為風則

正月篇赫二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反
列於雅何也表坤儀云

晉之乘國稱萬乘千乘記載以乘為名蓋亦取於
此構杭從焦氏為惡本似是

君子章

君子小人邪卿就德言似是

首四句恐是引古語

予未得未字有就事前而言者有就事後而言者
要皆庶幾而不達之意

淑善之也猶言慕悅私淑諸人謂孔子之道聞諸人以切慕悅之也

可以章

可以取是一思可以無取是再思取傷廉是決再思下文效之取傷廉是順辭推其意則不與傷廉不死傷勇亦可見與傷惠死傷勇是反辭推其意則不取傷廉亦可見此所謂互文見意者

逢蒙章

逢蒙學射於羿古善射之官通名羿非弒復后相

之羿復羿有窮氏國君為其臣寒浞所弒非逢蒙郝京山云

亦字是疑詞非旁及

曰薄乎二句案語意明二孟子答儀之詞如此耳諸家多謂孟子推儀若宜二字親之非也獨焦弱侯疑之謂公明儀子夏弟子或與孟子同時亦未可知

焦氏以公明儀為子夏弟子未知何據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則似為子張之徒

孺子既遁而衛追之故庾公得獲去金之矢以全之亦未為甚不可向使勝敗未決則庾公安得廢公義全私息蔡虛齋云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追之或謂迎擊者非也觀下文獲乘矢而後及則子濯果遁矣

西子章

不潔或謂糞屎

西子惡人只是智愚昏明之喻就氣質言

此章正文外須添出况非西子况非惡人意講為佳

天下章

凡天下之言性者皆就故言之如告子苟子亦然陳潛室云善惡皆已然之迹是也其以利為本則唯孟子為然性善之說不可易即所謂利也利與水利之利同故下文遂舉禹證之苟求其故亦非徒求必本諸利以求之也金仁山云苟求其故者謂推千載以前之日至也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

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
日至是短長之極冬夏皆是
行水在地譬星辰是天譬借天地以喻人性

公行章

入門是右師入門進是言者進迎非進右師便就
已

歷位是經過他人站立處

踰階是喻越堂階非叙列班次之謂

以我為簡君子之心高明正大何曾曾橫一物雖

曰待小人不惡而嚴而非設城府之謂但眾人皆
諂而我獨行礼此殊見其簡耳

君子章

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之存心同下文三箇自反
最見存心之功以仁以礼就本體為工夫以字極
重用仁礼之工夫以存其心也詞例与以義制事
以礼制心同仁者愛人二句即以字内工夫如此
愛人者二句就効驗說工夫有人於此三節遇逆
境以自驗又以為切磋砥礪之地要皆存心之事

也旧說似未透
金谿謂君子亦只存得個人所同有之心人多不
存便是君子之異語曰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此語
堪味
橫逆不直輕者前此湏消尽惡箴之感若有一毫
感台即為自取直是當然豈名橫逆為人到得顏
曾方說得橫逆賢人以下無橫逆凡為善致人輕
侮猜忌畢竟自家有差如何不自反合三自反總
是君子反覆推究不敢頃刻苟安怠陳箴亭云

自反即是存心二自反隨至隨反非橫逆三至三
反也勿着呆相金瑯山云
於禽獸又何難為言同類陷於禽獸方且哀痛之
不暇又何可與此較難哉說本陳紫峰与注稍異
非仁無為二句終身痛自刻責惟恐一念陷於非
仁非礼究不敢自謂仁礼已尽真個不見橫逆不
見是妄人係憂都忘了終身只是憂終身只是自
反君子存心異於人者如此王陽明云變化氣質
居恒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乎時憤怒

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裁是有得力也亦便是用力也由此言推之君子一生正在与人酬酢橫逆困鬱用力若只閑戶獨允拒絕外患自謂存心此枯槁寂滅者之行非聖賢經世之學也金瑯山云

尚稷章

顏回顏子稱無一定古人不拘往之如此今有是假設詞與御隣有鬪者之有端係鬥者不同

救之二字當屬上句金瑯山曰同室之鬪情理事勢皆不可坐視不救下被髮句是進一層說猶言雖如是急救之亦未為過也若不如此賡貼便似下救之二字犯複矣

公都章

匡章稱章子非字也閻潛邱曰人名下係以子字當時有此稱謂田盼為盼子田嬰為嬰子田文為文子秦魏冉亦稱冉子子父責善庶弱侯引戰國策云章子毋得罪其父

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子
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
臣之父未教而犯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
死父也故不敢噫章子之為言亦可哀矣而孟子
謂之父子責善而不遇也者豈當其父母之反目
而号泣以諫之歟抑欲其母之不終棄也而以禮
葬斬之父歟
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疑羨一是字
是則章子已去猶言是則章子之所以為章子也

此句結全章蓋好歹並在之詞勿謂章好一邊講
匡章為人孟子明其非世俗所謂不孝亦不敢謂
非不孝責善賊恩便竟歸不孝但出於其心之不
得已則可以諒其為心何遽至於絕而不交乎章
子資質蓋傷於狹小迫切處父子之變不能幾諫
底豫至於出妻屏子以自咎責則不好處在此好
處亦在此竟無害其可與遊耳

曾子章

兩教退皆記者語前是教方退後是教既退然畢

竟似複或衍曰字以前啟退為曾子語亦似安
沈猶有負芻之禍知是沈猶行同族非自指其家
若自指則宜稱名不宜稱姓

儲子章

堯舜與人同耳是警醒語勿認作自負語

齊人章

國中謂都城內與禮入國而問俗之國同非指齊
國中
播間句之祭者句之往也顧而之他往他之祭者

也若以卒之東郭播間之祭者為一句則之他是
出東郭他去恐不通

注章首當有孟子曰字宣城張氏謂當置於斷辭
之首

羞下也字相上不字着箇二間字便見多少慨歎
意

萬章上

萬章章

怨慕即赤子之真心號泣於不得已是也怨字只

是憂惱苦悶見一念思慕切處認作怨親固不可
認作自怨亦未可親子同幹一氣其怨也忽似怨
親忽似自怨而實未嘗分別自他吾見孺子受父
母呵責而號泣者但見一念哀痛思慕於不得已
情蓋在於斯須善幹得之

父母愛之四句蓋古語祭義載此語勞作懼

若是怒倒指下四句與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同
曰而已矣曰何哉的是怒然無怨口氣注沿而說

金仁山說是

人少人字小頓

知好色之好當與上文同讀如字知字內含喜好
意

不得於君謂不為君所悅

熱中字宜與怨慕字互發以見其意君父同其尊
不得於親則怨慕不得於君則熱中其出於不得
已均無故添此一句

詩云章

信是信疑之信信斯言謂不疑斯語

慙与慙同惡也猶言不是露不慈絕後嗣都是為
父母不是耳

帝命降嫁瞽瞍安敢拒之然帝知告焉則不得妻
者其不欲以威權迫人耳故其不告而妻之如簡
率然者其實處事之妙用也

捐階金仁山謂下階去也与出字相對捐如捐館
之捐是可以備一說

萬章之問固既不必其事有無而况史遷之記其
可盡信乎不如就書解書之為愈以百官牛羊倉

廩備儼然一都君故稱都君不必為三年成都曰
琴曰孤本文明白親為五絃瑠弓亦不必

吾嘗謂人有本然之真已有軀殼之假已雖假已
肆行而真已未嘗亡如象謨蓋都君其為大逆無
道固不容誅者願父之与兄亦何大分別既敢謀
殺兄即弑父亦無難也而至其分財產則以牛羊
倉廩之大者歸之父母以干戈琴孤之小者自與
夫既曰咸我績矣則蓋保牛年倉廩而奪之而必
歸之父母何邪及其入舜宮見舜則惡迹已不可

掩蓋逞一擊之為快而必為此思兄之言抑亦何
邪是知其愛親敬兄之真已未嘗已而流露於假
已肆行之際也如此蓋象亦不自知也更詳之鬱
陶思君者不過小人飾辭文過常態而其必知不
善而掩之知善而著之誰使之乎以有良知之不
容自昧者也即假已偽飾處便足以見其真已不
偽處矣然則鬱陶之言謂之不偽亦可也而况怵
愧之愧其可以偽為乎
于予治于字做為字者

象憂象喜象未見舜是其憂也既見舜是其喜也
陽明曰舜之喜象固是自然而然者亦是不責象
要他為善之意大凡文過掩惡是惡人的常態若
要指摘他的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起未初時象要
殺舜亦是舜要象好的心太急了此是舜之過也
經過未乃知工夫只在自已不去責望他一旦象
欺我以其方若又責備他欺我他的惡性定又激
起來故信而喜之者正是舜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不能處亦是舜與人為善成就象的義也此等苦

心微息學者不可不勘破
彼以愛兄之道未馬錫山謂象雖非愛兄之弟二
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未非以象未乃以
弟未也弟之情方未兄之情即往故誠信而喜之
天下無真人情而有真天理此際湏看出聖人至
誠順應処

象日章

殺書作竄書傳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放置之於
此不得他適竄則驅逐禁錮之強則拘囚困苦之

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
誅不仁也是執書之辭

固如是乎倒指下二句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言怒可怒而不敢藏怨可怨
而不敢宿其怒具怨畢竟亦出於親愛念頭無復
可藏宿也象引謂無怒無怨則解謬矣

金瑯山謂富貴內隱寓轉移化導意方全得親愛
初心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方物之獻謂之貢述職之

典謂之政以猶其言不及貞與政而亟見有庫也
咸立章

君不得而臣二句咸丘蒙之意只以位言耳勿靠
次節有舜之不臣堯語錯認蒙意謂不得以君父
為臣子

齊東野人之語猶言野史之說委巷之談不必指
實

齊東齊固東國其東鄙近夷故云或以東野為地
名非是

堯典今此文見於舜典放勳作帝三年作三載案
古人引書皆臆記非如後人必檢本書故有異同
如此不必拘泥耳注蓋据伏書二典合為一遂為
之說亦未謂必然

三年二字向管撰上下如喪三年過密亦三年
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詞例與虞書光天之下同

賢勞賢字要活看言勞苦太勝也

以意逆志陸象山曰讀書須明物理處事情論事
勢如讀史須看所以成敗是非處優游涵泳自得

力知此則知以意逆志之法若憑己意去恃度前人畢竟扞格不相入凡讀經史豁然非獨說詩也徐渭川曰意非思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或於言之內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默相迎處子遺集傳子無右臂猶言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

孝子之至謂孝之至也子字輕帶說載只是職事注似着做活字

堯曰章

以行与事示之行重感遠事重應遠畢堯如天誘之衷左右於冥之中者益天以感應之迹示之也訟獄獄字活用示訟也而居堯之宮而字与下文而主癰疽与痔人瘠環之而字同是轉語詞帶如字意

問曰章

陽城其山只是嵩山下地名注沿趙岐謂深谷中
可蔽處似未必

吾君之子也思其君而及其子曰吾君之子也見
禹德入民之深論其形迹似及墮於堯舜則禹德
未嘗衰也然要階天也其實禹德未嘗墮於堯舜
亦未嘗衰於堯舜是孟子問答之意尔

久遠猶淵遠言久近多少之相去淵遠也或謂久

字衍文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注載兩說趙氏據帝王世紀

當從之今就本文攷之外丙在前仲壬在後兄弟
之叙蓋如此耳蔡九峰注伊訓曰大甲大丁之子
也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
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則九峰亦既從古說
後於桐二字抑在中间亦管提上下句

人有章

樂堯舜之道不必端在誦詩讀書其義其道而其
字並指堯舜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不與不取
即是樂堯舜之道處

伊尹當初莘野農夫耳其實孰能祿以天下而與以千駟乎蓋孟子不過推其中所存以狀出行詎峻潔模樣勿認做真着呆相
先知先覺之全躰處即知之之警醒處即覺潔辱之及潔其身即不辱其身之謂

或謂章

得之不得之字猶与字月令泰保介之御間与此同
無義無命二無字猶忘字言不知義命也上文礼

義互文無義之義也礼字

高中云曰命之當然也便是義如用舍是命則行則藏便是義宋儒安義則命不足道之說未免支離
不悅只是不為魯衛所悅

或曰章

屈產之乘二只是馬以其可以為乘也四匹不必拘
曾不知猶云設使尚不知吳孫石云

萬章下

伯夷章

頑夫廉頑愚之頑与利角之利意迥其無廉隅可見也西河云頑与貪通亦一說再為再蒙引案上篇再為再上有故曰字是柳下惠自言也於再我方有着落遲之吾行詩所云行道遲之中心有違之意不稅冕而行言其義也遲之吾行言其情也不相碍智巧聖力雖就孔子論出而三子之聖亦有三子

之智如清任和即是小成一節之智聖但不如大成全得時中耳陽明日巧力並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之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皆謂之巧但步不能馬不能遠谷有所長便是巧力分限有不同處若識得聖智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

北宮章

周室指西周嘗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則東

萬章下

三子

遷後孟子蓋不以周言
黃東發曰集注謂周禮王制不同而不敢質其說
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
帝時作王制何為而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
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
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說
糞字活者猶言培養所得也

萬章章

兄弟有朋友之道君陳友于兄弟是也此所云不

挾兄弟者言挾已為兄而輕侮弟挾已為弟而過
狎兄或甚至鬪牆故為兄弟者當相愛敬相資益
不可有挾也是友道也恐非挾兄弟有富貴者之

謂

無獻子之家明儒謂乃是獻子自無其家下句方
說五人無獻子之家觀本文一亦字可見
無獻子之家猶言忘富貴無言不挾也家不必拘
大夫稱家呂刑私家于獄之兩辭檀弓君子不家
於喪皆指貨財

事伐者事字是師事之事非君事之事子思所謂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亦師事与此同
入云坐云云者指言如此之意
尚者上配也即尚公主之尚亦饗辭只是克饗辭
非饗於辭亦字已含迭為賓主意
其義一以天爵即人爵之實也

敢問章

何心向其用心如何也
兩却之間須補去然字者言交際之餽或當辭讓

不受乃為恭矣然而有却之為不恭之說何哉本
注謂未詳或謂卻之堅也或謂衍一却之俱未得
第三節注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大全間去虛非
是只是謂却之以言辭間耳
禦是止人而奪其貨不授者則殺之注似主殺稍
左

國書作醫蔡傳醫強讓惡也殷受十四字注為衍
文余謂康誥曰師茲殷罰有倫即所謂周受殷者
也殺人奪貨雖三代仁厚之時而猶誅而不辭况

於戰國殘忍之俗殊為烈也。郊、鄉說大略是
金、鄒山曰：此節輕引起下節引禦，以為例乃為下
文諸侯猶禦，張本不可猶不可受康誥，只明不可
二字。
苟善其禮際矣。禮際是熟語，或親為善其禮而際
非是。
至義之盡，義是名義之義，注深者恐失。
孔子亦獵較，非孔子身任田獵，角逐中謂孔子職
其事而不禁革其俗，譚梁生云。

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言，姑用獵較所獲也。為兆
兆行聖人事，皆然。今就獵較一事言之，則未遽
廢獵較，且先薄正祭器，即所謂為兆也。至于獵較
自廢，則所謂兆是行者。
三仕名目似非，孟子創語，蓋相傳有此語耳。可是
許可之可。

仕非章

抱關擊柝，是舉例之辭，欲居卑貧之地，抱關亦可
擊柝亦可，又不必限定，故再舉孔子為采田為委。

吏要之亦只卑賤之地耳
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則分明是二職翼注優
注夜行纂疏作行夜潛邱歿地曰集注柝行夜可
擊之本也本由趙氏今皆誤為夜行雖監本亦然
天行夜之行何啻霄壤

士之章

士之不託此章當以士之自待為主而君之所以
待士亦兼在其中金瑯山曰士居人國以分則氓
以德則墮君而氓之上不敢自同於國君次何敢

自同於臣職君而賢之不惟當有養賢之禮尤當
有奉賢之道

北面嚮首再拜歃地曰周禮吉拜是拜而後嚮顙
凶拜是嚮顙而後拜則凡先嚮首後再拜凶拜之
類也先再拜後嚮首吉拜之類也吉拜之常故
主於受凶拜之異故主於不受
將之將字無注後篇弊之末將者注將猶奉也詩
曰承筐是將宜用此補之
養舜於畎畝繳上文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句

萬章章

繆公亟見於子思句是屬已然曰云云是屬最後
須分着如是

何如二字繆公陽問友士之道陰驕下士之賢

古之人端指人君

事之是舉古之人君於賢者其語皆如此耳曰字
去字可見

將殺之下當補死不敢往意志士上省孔子曰字
直接將殺之句借夫子贊語以狀虞人耿介氣象

遽讀之文似有闕而熟者之意義乃是正見議論
中叙事用提筆法

大夫之招士之招不賢人之招皆指招之方与
下招字活用者不同

以士之招二庶人以分言之以不賢人之招三賢
人以德言之說者煞泥况乎二字孰謂以貴者之
招二賤者未為屈之賤者尚守分不敢往則似過
翰旋况乎二字只是深一層之詞耳

一 御章

鄉國天下就其善所及之廣狹以分高下大意言
必得其與已相韻頽者以友之耳據本注及友句
則下善士注意但泛指善類恐不當一說又歎一
鄉一國之善士為鄉選四選之士則於天下之善
士友天下之善士不通既呼為天下之選則已居
第一他復有其儔可友者乎

未足謂意猶未滿足也非以多少言
學者講學之方亦須如此章之意凡古人之學必
先立志躬行事師親友於實事上講求推磨然而

猶未足也何也質諸未死之師友則可矣而欲質
諸既死之師友則未也於是頌其詩讀其書以私
淑之其益莫大焉是古人講學之方乃再求若今
之學者徒以讀書為學之學也

告子

告子章

告子非浩生不害既於公孫丑篇辨之
杞柳栝棗此喻非全然不當但隨見解成異同年
順杞柳之性以為栝棗則孟子見解固如此故先

舉問之意謂杞柳有柔曲之性故能為環曲之器
他木不可以為柎捲必杞柳而以為柎捲則柎捲
即杞柳非杞柳外別有柎捲猶人有粹善之性故
能為義善之行他物不可以為仁義必人性而以
為仁義則仁義即人性非人性外別有仁義也如
告子見解則不然杞柳固無柎捲之性必矯揉之
踐賊之然後為柎捲猶人無仁義之性必隳括之
拗捏之然後為仁義也是其見解之冰炭如此故
孟子以戕賊人禍仁義責之耳旧解以子能西句

為辨失喻恐不允

義猶柎捲告子主張義外故前單舉義後又茲舉
仁義則似連仁亦為外渠雖說仁內而專認愛一
邊為仁則非真知仁躰者故其說亦乍內乍外實
無一定耳非必騎牆為說
以人性為仁義為字是作為之為

鄭申甫曰注中謂告子此說如荀子性惡之說未
是告子只是善惡俱無下文湍水亦無東西決後
有東西

性猶章

不曰猶水而必曰猶湍水者以認性為一個活物也與生之謂性意同杞柳湍水生性食色說雖如不同而意則不異

其性謂可使為不善之性搏擊之水示水不善之性亦性然湍非其本體也

生之章

生之謂性告子借同嚮字為親與仁人義宜之類同亦非全然不當但渠專認知覺運動為性故不

可耳若必如明道指生理之為性則亦何曾不可王陽明曰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若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性二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知新日錄載徐巖泉鄭新甫說須參者
犬之性猶牛之性生後之性人獸不能無異也至
於本然之理萬物同一性何嘗有人獸之異但氣
有清濁通塞之不同則理之所發見自有不同若
禽獸則至濁至塞發見固少人則清而通無發見
極多然就人中亦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要於禽
獸則有同矣告子直以氣為性而孟子則雖亦就
生後論人性而原諸本然之理以拈出其善耳蓋
質異則理之發見亦異所以人獸不同也至於本

然之理則人獸何嘗有異孟子但就發見之異言
之故如此外注似精未精

食色章

食色二字須作活字謂日食好色

注當用力於仁告子恐無此意鄭申甫云

者秦人之笑孟子特舉其易曉者直以折之未暇
一一辨之若就告子所說亦皆粗縷不勝破綻耳
吾弟愛之秦弟不愛天仁以彼我為一躰者秦弟
何嘗不愛但比之吾弟愛有差等耳從其差等而

此之示義也則仁中有義矣長楚長長吾長以為
無異而是示不能無異長吾長其原也推以長楚
長則長楚之心豈如長吾之深且厚哉是其敬有
淺深不同亦義中有仁矣且以物言之不特楚長
吾長之在外而秦弟吾弟亦在外以心言之不特
愛之在內而長之亦在內矣孟子蓋從其粗而粗
辨之直舉嗜炙一事耳
以我為悅二猶言快足
有外字非不通竟不如作在外之安忍字記

孟季章

鄉人鄉之長伯兄我之兄所以比擬

叔父父之弟弟我之弟所以比擬

庸敬重斯須之敬輕季子疑在敬轉移於外不能
自主故孟子揭庸與斯須以明敬之不必轉移本
注因時制宜雖固是義而此意含蓄在內須留待
後節以發之

季子疑未能然弟三難又倒認因時制宜為外
公斡子既能領得孟子之意於是乃提記冬湯夏

水以發明因時制宜意須於前節略之至此節詳

公都章

注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衆蘇氏論性未免粗矣至胡氏則其語与告子相類而意則極精微注比而同之不可

前举告子曰後兩举或曰則或曰是別人非告子注恐謬

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蓋謂善惡皆在性故得

因習以祭之与湍水之說稍異王陽明曰性無定於論性亦然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祭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其實皆是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不善的其祭用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只因諸儒各執所見如群盲之摸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決裂全躰不得會通不若孟子從源頭上說為無弊耳

微子啓據周書微子為殷王元子而此以為紂之叔父或人蓋臆記而謾舉之耳勿執是誤以擬古文經可金仁山謂兄字當是乙字亦未知是吾可以為善情善也乃所謂善性善也就用以見躰猶執波以知水弗思猶言不自知故有物三句孟子蓋原詩而言不專為親詩上故字承詩及孔子下故字承民之秉彝民即是物夷即是則好是懿德則進一層就感應

上說

孟子說性理氣合一至程子始有理氣兩判之說雖如詳備而竟不如孟子之為渾融

富歲章

多賴言具有恒心可依賴者多如相恤相救踐諾執信之類是也多暴則反之如放僻邪侈之類是也本注賴藉解似不捷

陷溺其心者陷溺其多賴之恒心也陷溺即暴也日至謂夏至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是也冬至

亦謂之日至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欠分明
不齊字併指雨露人事
其性与形色天性之性同
惟耳惟目而惟字做雖字者
聽審聞也謂聞之專
理義之悅我心即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理
義固在我心而在外之理義亦与我心契合故悅
之以其物我一體外內無間也
猶芻豢之悅我口繳口之於味句以結之

牛山章

義善良亦善欲言心之良故先言木之義
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合是二句一意謂平旦之
氣得於日夜之所息
平旦清明之氣即良心之萌也非氣外別有理凡
孟子立言皆理氣合一
與人相近敘希言一點復明遠於獸近於人也
夜氣是略語謂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不足猶言不能

夜氣不存處即良心不存處謂夜氣不足以存良心則支離

山故曰未嘗有材無情故曰山之性人故曰未嘗有戈有情故曰人之情

操則存四句是孔子語惟心之謂欤則孟子親此語之為心之謂耳

王陽明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

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察用是出然主宰常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

無或章

一心猶言別心有鴻鵠將至是妄想也未至而先擬有而至耳思字見妄想轉深援弓繳猶言

執弓矢旧解援弓小頓繳而射之句非是
王之致不智有二病一則左右無人一則王無志
前譬說無人後譬說無志

魚我章

而由是是字虛指可生可辟之一路非指秉彘良
心
此之謂失其本心本文明白那須注脚注限定羞
惡說似拘

仁人章

鷄犬放渠自放也心則我放之故不曰心放而曰
放心
無他只是無外意求放心即求仁也仁之裁制處
即義故求放心外更別無學求放心即所謂徹上
徹下語
徐岩泉曰孟子指求放心為學問注中似把學問
別作一事如云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究
明似認求放心要發明學問道理也多一層意誤

今有章

無名指第四指謂之無名蓋以其補助衆指無可
專治也蒙引謂以其不切於用疑於無其實欲恐
不然

惡字小大相形說蓋拈出羞惡本心以警醒人一
章眼目在此一字

人之章

於已取之言所養之善否自家考得還以養自家
養者即考者不做外求也

無以賤小害貴大非謂賤小不養也蓋善養貴大

則賤小自得養徒養賤小則祇害貴大貴大害而
賤小亦或不能保也

梧櫝既二木櫝棘合亦二木

養一指而失肩背蓋有此實事舉以為譬耳言一
指或祭疽徒再愛護之不忍剗其肉毒氣忽轉聚
於肩背而不知也

狠疾蓋當時俗語与私淑龍斷少艾同一類字義
不可臆度大意只謂悍然不顧耳

公都章

物交物二物字一樣並指外物謂声色之物錯然
交至引是誘引即蔽之深處

此天三句言耳目心皆天之所與而外物或來奪
之今先立乎心之大者則耳目之小者自從心之
令而不為外物所奪也奪字與字反對即上文
蔽引字親作耳目奪心者誤

有天章

天爵即良貴也就天之所與我者而言謂之天爵
就自然之貴者而言謂之良貴一也

惑之甚者張芭山曰惑之甚總承上文今之人一
段着見天爵不可棄意注固已惑之又甚分兩層
非也

此章終亦字重在終字後章亦終字重在亦字亡
字只是滅亡不必說并所得人爵亡之後章亡字
与此同

仁之章

仁之勝不仁陳新安謂為戰國諸侯言之此說不
可易或親以理以事並非正意

羿之章

兩學者並謂學道者陳新安謂一學射者一學匠者非也志鼓規矩直假引喻中字耳猶前章仁亦在乎熟之假五穀引喻言

告子下

任人章

有問之有字謂有此事也任人向屋廬子案也答也孟子教屋廬子斷也主也先舉有事故着一有字耳蒙引乃云其曰有者任國人多記者不得

孟

其姓名故云任人有問於某者此說誤
岑樓只是山樓趙朱俱失

曹交章

曹交本注沿趙歧謂曹君之弟王伯厚則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已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濶潛邱又駁之曰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為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

之故趙岐以為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匹注引禮記說匹為鷺是訓也非音也大全小注
誤

弗為耳宜帶上惠字說猶言惠在不為也語急故
省惠字

徐行後長者金谿曰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為堯舜
不是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源就上面着工夫
假館受業自是貴介公子幹面然耳不必謂求道
之不篤

有餘師金瑯山曰只在良心發見上說如親欲愛
便思盡愛長欲敬便思盡敬一點良心便是師觸
處皆師不必外求也為堯舜為字工夫切實處只
在孝弟上而已矣歸求有師全要躬行上着力仍
是鞭策去為須識孟子始終誘進曹文不是拒絕
他

公孫章

小弁注宜白之傳為作此詩之集傳則曰宜白作
此以自怨本注姑沿旧說不如集傳之精且小弁

凱風並做孝子自賦於此章義亦優
談笑而道之道雖訓語而帶諷道意

固矣字頓夫字屬下

礪字活用謂水循礪而流也不可
礪則謂激而怒也

礪注水激石說文石激水蒙引
注云水所見激之石

引孔子以結上兩詩意不必偏證
小弁之怨慕只是孺慕言親之過
有大小而其可怨而怨不可怨

而不怨皆從一孺慕心而生也
注端以怨慕歎虞舜怨慕宜在
歷山号泣時五十後着怨字不得
外注趙氏語出孫疏誤引

居鄒章

得問猶言得疑問一竅

為其不成享表了凡曰答其為相
之間謂吾所以不見儲子者非為
其為相也為其不成享也若不
享之故書已報矣何勞孟子更報
耶

淳于章

為人須兼君民講為是下文名實未加於上下語
可見
引伯夷貼自為伊尹貼為人柳下惠蓋兼人已
華周無妻哭典故不過帶說大全吳氏程說是
變國俗張彥陵謂國人化之階篤於夫婦之倫似
勝注
從而祭從字虛承上不用字不必親為從君
微罪當屬孔子以膳肉不至為因已有罪也蒙淺
並云

五霸章

章旨當主責諸侯邊雖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說
起遮言其罪而三王五霸並屬既往今之諸侯則
上既犯霸者之五禁下又不知大夫之有罪今使
其有覺悟則庶或可以挽回故意端在責諸侯一
邊

六師移之謂移六師以臨之即所謂討也
會字句絕
東牲載書而不斂血蓋約束未果則血不容斂約已

畢而後歃血以盟之年大金陳氏謂無事歃血恐不穩

載書謂加書於牲上文義當然但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左氏襄九年晉士莊子為載書注並以載為盟辭則誤蓋盟書載之牲上故謂之載義亦易曉耳

官事無攝則不專於一職故令無攝無專殺大夫謂必告盟主曲防謂私曲為防言不慮隣國之害也

無有封而不告亦謂不告盟主言歸于好言是誓約之言或做助語誤五禁齊桓所創所謂假仁義者注謂明天子之禁不必然

魯欲章

一戰勝齊二句蓋假設甚言其不可耳潛邱云南陽岱山之陽齊之地深挿入魯界中者滑釐本注沿邠卿為慎子名則正文明白不容疑者而焦弱侯謂慎子即名到者慎到尊尚禽滑釐

之術遽聞之似有理熟讀之文義不安是考據之不可從者

今之章

兩桀字不必拘猶言亡國之君

白圭章

獲殮只是朝獲夕殮五穀不生故食亦無朝夕常

儀不必為饋客之禮

無君子之無做除去字者

大貉小貉言甚則大貉不甚則小貉也新安陳氏

依注意以大貉為真貉誤大桀小桀效之

丹之章

泮水古語虞書所謂泮水徹乎是也洪水則古今

通用語故孟子秋泮水即洪水也注謂與洪水之

災無異則洪水似專指堯時

君子章

君子貞而不諒二則拘執無不諒故無所拘執也

亦唯大人言不必信之意

陳子章

所就者三張彥陵曰不必以辱道辱禮辱養爲三
項亦不必紐定孔子身上說
注仰視蜚鴈四書親地曰史記世家止云明日與
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
語並同無遊於圃三字案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
甯惠子食日所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親
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以爲注
其下朝不食此節合去就言之蓋去中之就也受
其周姑就之然畢竟不忘去意故其受也亦免死

而已矣注謂公養之仕恐不當

舜發章

動心忍性心性一也自運用思慮而謂之動心自
不能任自然而謂之忍性不能猶言不堪曾益其
所不能易所謂益之用凶事也新安陳氏乃曰曾
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誤
徵於色發於声心慮既屬自己則色声亦當屬自
己南軒說是葛屺瞻亦云面紅色閃不覺徵於態
狀長吁短歎不覺發於声音

拂如字葛此瞻亦云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言先勞而後逸也生死字
要活者生猶云起身死猶云全終

教亦章

不屑之教誨當時蓋有此教法孟子每用之故係
之予耳陸稼書說泥本注未得

盡心上

尽其章

此章說敬見傳習錄荅顧東橋書味悉須檢着

莫非章

莫非余也宇宙間事二物二自有一定之數吉凶
禍福盛衰治亂莫非余也然人之死余則有正不
正天盡人盡莫致而至者我謂之正余至極枯死
者究之亦余也然其人作孽速禍則我不謂之正
余凡人道當如此正字只是當然字
巖牆是借字喻危險立乎巖牆之下与行險以徼
幸同一喻

萬物章

盡心上

五十五

萬物皆備於我矣餘姚說無餘蓋本注專就理言
然理氣畢竟分不得必如姚江所說而始得
耿楚侗曰自外物言無論声名富貴即四肢百骸
亦軀殼耳何物是物於此信得及世味淡然其自
性不言無論父子昆弟即天地萬物皆吾一胷何
物非我於此信得及心胷廓然其
反身而誠是自外而內強忍而行是自內而外誠
字行字並做工夫字面着
學莫大焉餘姚學是心之本胷諸說須泰攷

行之章

行不著習不察是二項終身由之一句結上二項
終身由之即行習不知其道即不著不察其道謂
其所以然之理也此章即中庸所謂人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也之意

恥之章

不恥與無恥不同注後說是

古之章

古之賢者孟子蓋自期待者如此

謂宋章

道義一也自其処宜而謂之義自其行諸外而謂之道
道隕穫乎貧賤易失者義也充屈乎富貴易離者道也故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待文章

豪傑之士孟子蓋自擬所謂有些英氣處

附之章

家猶云富也韓魏之家与献子之家同

以佚章

佚道生道之道當就心說民之服從在心不在事
故君之使民不以佚道生道雖不勞不殺而民猶
或怨之况勞且殺乎此章當從面背推講如是意
方完

霸者章

所過其身所經歷也所存亦當為其身所居止化
是變化神則變化之妙泯其迹也
小補暗貼霸者勿露

仁言章

声氣音容藹然動人是仁声誘掖態篤薰然化人是善教声不必在言外教不必在政外但就言政中着一點睛耳

仁人之章

知能之說不獨孟子中庸已有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烏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烏是知能也其原又出於易乾以易知是知也坤以簡能是能也至孟子添出一良字以發明其為本然之善然後其說始分曉而其示人為至親切矣余更推之夫良

一也乾坤出於大極則知能本幹固非二乾坤妙合成人則人之知能亦合一故良知即良能之知良能即良知之能自其運於身而謂之能自其發於心而謂之知其為良則無二也已孟子先分說之後合言之為益精詳矣陽明援之親大學遂以為學問標的蓋亦有見於知能合一歟孩兒笑也又領下曰孩提挈也孩提謂撫其領使之笑挈其手使之步也達是擴充非通同若為通同則無他字無着落

無為章

知其所不為知其所不欲是良知也無為無欲是致良知也申甫曰如此而已去者盡了一生學問只是致良知之學

人之章

危是危勵之危謂惕焉悚懼

有事章

容悅二字縣讀容謂為君所容悅猶快足常情不得於君則熱中唯以得於君為快是容悅也為悅

字典以我為悅以長為悅不得不可以為悅之為悅同

廣土章

所性性字活用猶言所稟於天其生色也睟然句絕色舉一身不獨顏色不言而喻猶言不令而行借喻人之語以自狀

伯夷章

五畝之宅一節汎叙王政大意如此不必酌指文王而文王亦不外於此若專舉文王政跡則當時

西伯應尊七十助法其曰百畝則唯徹為然故知
是沈叔
文王之民二句蓋古語

孔子章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大山而小天下蓋孔子嘗
有此事故孟子假以喻聖道之高大而解謂贊孔
子者誤觀於海一喻亦跟登山齊魯皆邊海東山
大山之所眺觀蓋極煙海之杳渺故直假喻之觀
濶流水之喻亦自觀海而適生耳

觀濶亦就海潮言之海之為海觀其濶可見
照謂容光之輝耀

雞鳴章

雞鳴而起只是起蓐非起念頭

楊子章

楊墨蓋狂狷之類也但其師心自是不得聖人而
折中之故狷而不學偏執於自守則其究至於拔
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狂而不學偏執於進取則其
究亦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也子莫則亦鄉

慮之類歟蓋懲於楊墨之偏而為此含糊摸稜之
說但執無權之中則其為賊道之異端也埒焉耳
注以子莫為魯之墮人依邠卿他無考或曰莫無
也孟子蓋假設實無此人耳猶是烏有子虛之類
未知然否

飢者章

饑渴之害人心之害類也但饑渴之害有之亦不
妨人心之害則斷不可有之以饑渴之害為心害
謂移其有亦不妨之害換於斷不可有之害視斷

不可有之害以為有亦不妨之害也為字作換易
字者

柳下章

三公或謂似去去之訛言不以三黜之故變其操
也亦通

堯舜章

五霸之假仁義亦不能久時假時歸竟不過濟一
時之私而已若能久假而不歸則遂能与本心渾
融或進乎真惜乎五霸之不察也惡知其非有也

謂其遂為真有也

公孫章

不狎于不順謂不使其習於不順之事狎屬大甲不屬伊尹

王子章

士何事士是學者之通稱非卿大夫士之士字訓事又與志音同王子執以事問而孟子以志對末又曰大人之事則事亦兼之仁義而已其心之本體即仁義故志之所向亦即

仁義非強之

仲子章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言以與齊國為不義而不受也詞例與周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同益仲子之廉概以不義二字為標目既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則假令與之齊國亦以為不義之國而不受也必去注云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推此意似義則或容受仲子果能有義不義之辨為之辭受則於彼

奚病注未瑩

人莫大焉暗指親戚君臣言人莫大於親戚君臣
上下而今亡之也注親大字為大眾於下文信其
大者不恆

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言信其小者之為義并其大
者亦信之以為當然也

桃應章

執之只是執瞽瞍非執法

竊負而逃事或在未執前或在既執後畢竟不可

靠定只是想度大舜之心當如此勿泥

自范章

喟然歎貴人自是氣象昂軒夙度間雅不似賤人
之凡卑齷齪孟子始望王子輒一歎蓋就其品格
夙標之好处非就富貴驕傲之不好處觀下文况
居字可見

呼於埳汜之門邠卿曰城門不肯夜開故君自登
声耳

呼字声字属魯君解何直捷或親為傳呼呵護之

声謬

形色章

形色天性也黃葵峰曰吾人之生理氣一齊身受
形色皆天性也如耳目是形能視聽是色這所在
皆我之一點靈明發竅處所在是形色即所在是
天性無此靈明則形軀塊然血肉耳何以為形色
形色即天性猶言耳目即聰明色字勿輕者即見
天直呈露模樣
踐形注補添盡理字置之踐形之先似貼知先行

後其實踐形外無盡理形之踐處即理之盡處

齊宣章

自是猶至云再十六字是譬喻亦教句收正譬兩
意孝貼短喪弟貼紛臂

王子有其母死者潛邱引禮書謂此厭於父在無
厭於嫡母之說親地須查

莫之禁王子欲終喪而不得是情屈於分王制有
禁也三年大喪則聽伸至情王制無禁去禁字當
如是者

君子章

所以教者五舉設教之大概耳蓋不止人施一教而魚數教者亦有之不必泥定一輩流揀出其人以配之成德達財不獨曰其所長而教之如因其短長而進退之因其敏鈍而抑揚之皆是

公孫章

君子引而不發射君子之事三句皆譬喻躍如狀箭迸出之勢言躍出之勢已其於不發之際中道

而立即射者容躄無過不及也能者謂學射之能者中道字雖說射容無過不及而就見道之有定躄不可故抗不可故貶之意

天下章

下以道字就人之所依而言以道徇乎人言以躄道之人而姑貶其道以阿世也貶道意在徇人內不在以道內

公都章

孟子不答蓋亦不屑之教誨也使滕更知此意必

當有所悟故曰公都子之問而發之
挾有勲勞謂此人有經歷嘗於人家國之勲功猶
云挾賢之類大金小注有功劳於師已從

知者章

知者無不知金瑯山曰知仁雖平舉語意却自聯
絡知說當務為急仁說急親賢為務親賢即是急
務知即明於用仁而務字緊相呼應當一樣者猶
言當務為急者在急親賢為務耳末只結在不知
務上大旨自明

知仁聯絡之說雖瑯山不可易而今又就二典考
之猶有可分配者堯典開卷俞義和曆象授時所
謂急先務疇咨若時以下總是訪賢所謂急親賢
舜典在璣衡類于上帝輯五瑞至於巡守四朝象
刑四罪亦皆專先務詢于四岳以下亦皆專親賢
則孟子此章括盡二典全旨矣

盡心下

不仁章

將復之復報也非去声讀

盡心下

子弟只是子弟大子申亦在驅中耳
外注謂承前篇之末不必然

春秋章

春秋征伐都是敵國相征假令有彼善於此亦唯
五霸事業究是無義戰夫子筆削不過著以懼亂
賊孟子解經既能得大頭腦如此非如後儒一
字褒貶之說姚江云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
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伐國之詳是則可謂獨能
得孟子之旨矣

盡信章

盡信書謂一緊信拘泥於字句不如無書者甚
言拘泥之弊如說詩亦不以文害辭以意逆志是
之為得凡讀書勿論文詩皆當得意於言辭之表
不然拘泥固執其弊或至與叛經等耳
取二三策言凡書有一篇骨子着眼處不過二三
策是之取再其餘史筆補叙張大其言耳非謂二
三策外皆可廢也
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於此破血流漂杵以証字

句不可拘泥猶破周民無遺以証不以文害辭此
句史官蓋不過欲狀寧王全勝光景猶後之史書
言流血成川伏尸成邱伏尸豈真成邱流血豈真
成川哉亦唯溢辭如是爾若以拘泥之見則謂之
商人相殺非武王殺之亦有所不通是乃孟子之
所以致辨也凡王者之師動於不得已以天下之
所順攻親戚之所畔理應討之全軍偕倒戈決無
漂杵之血若其前徒倒戈而後徒尚拒於是乎蹂
躪傷殺今謂商人相殺則有後徒拒戰可知矣王

有人章

者之師必不然且假令多屠戮亦烏有流血如洪
水漂物乎要之史筆詡揚溢辭勿泥之可也

周于章

孟子引秦誓文與今書異是古書異同如此耳或
疑秦誓之為贗鼎謂獵取古籍漢合成文果偽歟
當與此文句無異同今其異則祇足以為
其非偽之証

周于利謂營為資產無罅漏也

周德句是主周利則不過借喻耳猶大學以富潤屋引起德潤身不能亂內須含挽回轉化意者

不仁章

不仁而得國蓋就當時形勢言凡治亂興亡係於氣運之盛衰方其盛也固無不仁得國之理况天下乎方其衰也不仁得國者尚或有之雖則衰然不仁得天下則未嘗有也當如是者

民為章

得乎丘民三得字並謂為其所悅也

丘聚也非四邑之丘

仁也章

仁也者人也新字義如此假同音為之詮与象也者像也交也者效也同一類合猶統也合而言之道也者言仁之流露於日用酬酢之間者統而言之謂之道也即所謂率性之道者非以理合氣之謂外注引高麗本異同信也者實也一句尤巨信

君子章

無上下之交言氣運否塞至於如此所謂上下不

交而天下無邦是也

貉稽章

憎茲多口謂見憎於眾口改作憎似語有病不如
小注陳氏之安

貉稽為人蓋為毀譽動故孟子說如此耳君子固
不避毀亦不微毀今憎作憎則語過激非是

高子章

尚文王之聲高子此言典其為詩之固同一病痛
凡事執一而論之不究其故世亦往往有此一輩

流耐冷笑

今有賞鑑古器者唯古色是好或有缺損益賞嘆
不已高子之以追蠹蓋亦此類遂以為尚文王則
癖甚孟子亦不必深辨

追蠹焦弱侯說是

西馬西去聲讀為輻

齊饑章

則之野則字擊折見不可然而然之意蒙到下車
句周密楊慎金輝鼎周亮工皆謂卒為善句士則

則之句野字連下句以則之與矣之相應此說似
是而非簡若據則謂與呂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同案句法相類而微不同

口之章

性也有命烏人有命即其不得不然之理仁義禮
智根於心是也有身曰口鼻亦具不得不然之理
形色天性也是也雖若不同而其為理則一孟子
認得人性為不得不然之理直指以為善其說渾
透如此章內二性字前指在形之理後指在心之

理命即氣之運於不得不然者也有分賦之限有
逆順之運章內二命字前指分賦之限而意重分
之邊後指逆順之運而意重運逆邊大全小注或
說以逆境言可後者非誤字人非羨文聖人之於
天道言至誠感字宜得於天也

注引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扣案
正蒙本意命屬孔子不屬晏子小注命字着作兩
般恐舛

浩生章

可欲猶言可好天下可好者莫如善而樂正子好
之所以為善人也孟子嘗亦謂樂正子其為人也
好善可見後面說到美大聖神地位亦只從此好
善一念推非指其為人之可欲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夷尹惠小成之聖也孔子
則大成之聖湯武反之之聖也堯舜則性之之聖
堯舜孔子即所謂不可知之神歟
二之中樂正子自善人起步進造信人即所謂二
之中中字內見進步經過多少用功之意若謂餘

於善而不足於信則却似就二者中間別占一所
如此則猶未達信人境界仍落在五之下矣

逃墨章

逃是離叛歸是歸降受是受降
又從而招之招如字讀為是言彼既未歸當寬裕
以待之而猶恐其奔逸招而呼之彼將不以為德
而祇以為懼也

有布章

用其一緩其二金瑯山曰用一緩二之法用得最

活凡視時之後先事之緩急民之肥瘠一一為之
斟酌不失樽節安養之道皆是不必拘復秋冬分
屬者注兩稅復秋二稅也三限限三時也宋法復
稅至十一月是歷復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
是歷秋冬春三時或是三限三時也蓋不與布
縷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之冬者同其不并
取以紓民力則同也

之滕章

若是乎是驚訝之辭

子以為是竊屨來與孟子答語含蓄不發既有往
不追來不拒意思在內贖者感發人不假多言故
語出能使或人直領悟所以門人記之
往者是畔去者與來者反對注以不保其往親之
不安

人皆章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張彥陵曰仁義只達不忍
不為一句已盡無害人無穿踏指不忍不為之心
使人知所達耳此節實上文非申上文也

充無穿踰之心恐學者不易認故舉無受禹汝之
實申說之又舉穿踰之類推說之

言近章

唯其守約施博是以其言近指遠也雖分兩股而
實一項

堯舜章

動容周旋中禮者四項性者固如是反之者亦如
是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君子行法言後之君子
皆當法堯舜

正行正者謂有所期而正之也公羊傳戰不正勝
亦兼期字意

說大章

藹之須於平生養氣工夫得力非方說時可遽得
勿視非瞑目不視之意只是漠然空之不實之目
中也易所云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也

目中無富貴然後能器說破次節正叙意中算
動比合當如此工夫何等切實何等直截

養心章

為人不能指稟受學者用功不用功並指
多欲則馳於外而晦寡欲則守於內而明
便得養之是養天之聰明

萬章章

不得中道四句原是孔子語孟子鎔化為已語故
孔子下不著曰字
中道之道論語作行道古字作術所以記
樂張曾將注引莊子檀弓二書之言已信
曰何以是嚶之也曰字孟子替御原叙其意耳是

字指下文猶言惡用如是之嚶之為哉
則曰則字作每輒字看

善斯可矣善固熟不飛之意即所謂同合者

姚承庵曰善斯可矣是御原的肺肝灑然媚於世
是御原的影子

佞与利口並是口才姦諂巧佞顛倒黑白謂之佞
快便懷利使人輕信謂之利口

反与及躬之反同經只是中而已自其無偏而謂
之中自其不易而謂之經其理原具人心天下古

今之所共由也則亦謂之道一也夫表正則影直
經正則民興大陽一出而怪道逃烏有邪慝乎君
子絕異端之道無他反經而已是不攻之攻也

由堯章

見知聞知之知是真透實得非耳目影響

散宜生困學記聞引漢書古今人表以散宜為複
姓

孟子魯鄒邑人非鄒國人前既辨之本文近聖人
之居若此其甚也可証若果為鄒國何不係諸國

而必係諸居邪古人用字不苟如此
上無有指見知下無有指聞知乎爾是語助辭与
論語無隱乎再同語含蓄有味孟子於孔子私淑
願學以其世与居之近乃欲自附見知者其毅然
擔當不推讓如此孔子時見知既有顏曾而孟子
自占高一步豈不肯以見知讓也觀其答公孫丑
問顏回曰姑舍是可見

